

2020年终特别策划·转身的温暖

二〇二〇 幸好有你 本报记者 陈小菁



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告别时刻，或刻骨铭心，或微不足道；有时候是主动的，有时候是被动的。告别过去，才能开启新的出发。

洁白，那捧沙顺着黝黑的手指滑落，就像不经意间从指缝溜走的时光。每一粒沙，都是国土。这一捧沙，是老兵心中最重的沙。时光的罅隙里，它是永不逝去的牵挂。

个画面、一句祝语、一座山脊、一朵山花，一桶泡面、一个馍饼。汽车兵的心在路上，路在心中；转身后的明天，路在脚下，路在前方。



惜。感谢那些坚守远方、挺身而出的英雄，感谢那些默默无闻的坚守、朝夕相处的陪伴，更要感谢那个不停奔跑的自己。

边关地理志



风的影子，哈桑的树

刘郑伊 刘坤

哈桑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，地处边陲高原的大风口。边防连营区的树，长着“风的姿态”。一年到头，哈桑的风总是从南向北吹，这里的树也便有了“南低北高”的姿态。

这是最伤感的离别，也是最温情的转身—— 别了，我的喀喇昆仑

胡世坚 张启均 本报特约通讯员 郑强龙

告别新疆天路啥滋味？常年奔波天路的喀喇昆仑汽车兵，内心珍藏着一份属于他们自己的“答案”。



图①：老兵的车离开了。送别战友，除了军礼，还有无尽牵挂；图②：魏道宇（左一）最后一次向雪山敬礼；图③：转身时刻，一位老兵的眼泪挂在面颊。

郑强龙、刘晓东摄



高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都算数

“嘟”的一声哨音响彻高原，晨光在寒风中更加清透。汽车启动，发动机的轰鸣声打破了群山寂静。对于汽车兵来说，这一次不是为了启程，而是为了送别。

听着魏道宇的话，何浩东用力点着头。尚文杰问魏道宇：“你知道，汽车兵驰骋天路的意义是什么？那就是用100%的坚持，给路的那一端坚守高原的战友送去1%的温暖。”

路在心中，心在路上。坚守高原天路，这种生活有着他人不能体会的艰辛。高原汽车兵坚持了下来，把艰苦过成了日子，生活中便有了一种滋味。

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，他这样写道：“16年前，不知梦里身是客；16年后，已是风雪夜归人。”

2004年，19岁的他登上开往边疆的列车，从繁华绚烂的家乡来到万里飘雪的喀喇昆仑。

“漫天繁星中，我要做最亮的那一颗。”作为一名“85后”，没当兵前的魏道宇和身边不少同学一样，有着这个年龄段年轻人共有的梦想。

路在心中，心在路上。有一种生活，有着他人不能体会的滋味

16年很长，长到让人眼角添了鱼尾纹；16年又很短，短得像是做了一场梦。“心有所向，梦终会圆。”这是魏道宇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

那晚，战友们用军被和棉大衣紧紧将魏道宇裹住，为他取暖。待慢慢缓过神来，他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车辆再启动，千万别猛踩制动。”

“打给我，我一定打给我，我永远不会换电话号码”

人生难得在路上走过最美韶华。人生从来没有蓝图，在这条路上度过青春，没有遗憾。”在最后一趟任务期间，魏道宇给每一个自己曾去过的哨所、每一个熟悉的战友道别，留下自己的电话。

平安，是母亲对魏道宇最大的期盼。魏道宇知道，踏上天路，平安是一名汽车兵的使命担当，也是他给予家人的承诺。

2014年秋冬，高原上风雪交加。那一年，魏道宇和战友连续一个多月在天路执行任务。任务结束，他患上了风湿病。如今，每到阴雨雪天，他的风湿病都会发作。

“如果可以，我选择无声地告别，没有语言能够形容这16年的风雪夜归。”言毕，他举起右手向国旗和雪山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。

经历了这次“风波”，第二天，班长告诉魏道宇：“哈桑的树被风吹弯了腰，却没有一棵倒下。咱们哈桑的兵，也得像这些树一样！”

“哈桑风大，土地沙化严重。在这里扎根的树，不是一般意义的树。”

“风不会摧残树的坚毅，能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。”听完陈峰刚的话，宋聪的眼睛突然闪亮。

兵给树灵魂，树则让兵更坚强。每到退伍季，风也仿佛在向老兵道别。

风吹树叶“沙沙”作响，树下的老兵，难忍泪水。那年，四级军士长张文正临别时，抱着他的“扎根树”泣不成声。

“你有什么心愿吗？写下来，我们一起埋在树下。”

图①：哈桑的树；图②：宋聪和他的“扎根树”。刘坤摄